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黃廷璧

唐書卷一百八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五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䕃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

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册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詗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

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訹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賞易直傾府庫賚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期則賦物儲牣南方信

璣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
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
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
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冦無所庾蔽天子下詔襃
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妝具德裕奏比年
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
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也
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供有羡財元

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
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
所須脂盝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
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
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赦後詔咸可遵承
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
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
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

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天鵝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

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為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
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
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撅其財以自入
德裕劾奏智興為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
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戸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
影傜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
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
為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遊幸狎比羣小聽

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甞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珍怪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偽遊輕出也辭旨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

厚諄諄作詒厚謝其意然為逄吉排笮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訹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勅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並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

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𤣥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揺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𤣥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𤣥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

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黄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髙宗時劉道合𤣥宗時孫甑生皆能作黄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真隱顧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尉悦矣息元果誕譎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静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圖以覩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

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内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

疽第未決耳至元頦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鋭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

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竒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内粟贍黎巂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徳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逺民乃安

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為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

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由龍尾道趨出遂無輙至閤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

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竝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

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别與官德裕揺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名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

召乃擻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皆以宋申錫對帝

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為我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鷺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為鷺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

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罷章
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
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
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即自劾始至鎮失
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為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
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
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諭

松栢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寖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

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
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
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
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
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
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
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
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嘗疑楊嗣復李玨

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事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

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頗節田游

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為黠戛斯所破會

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

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

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言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

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

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

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

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确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討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嗢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丐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栅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討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

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
彼必走今鋭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蕃渾勁卒與漢兵銜
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
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
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
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繇河
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
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

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内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内地非河朔比昔皆儒

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太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拾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積所恃以脣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

文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絶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宅宰相亦婞阿妟趨和徳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為兵猶五攻昌霸三越漢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筞先定不以小利鈍為浮議所揺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為吾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徳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渉漳取磁

潞㑹横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為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横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晋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

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
捨稹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上門會太
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
師德裕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
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
一乇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
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稹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
命稱稹糧乏皆女子挼穟哺兵未幾郭誼持稹首降帝

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為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為稹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葢重惜此官裴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冢孫寛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

庶臣前蓋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

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

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偽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

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太和後風俗變澈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澈不止無以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静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

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
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
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
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
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
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
來當遏絶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
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

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翌日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

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為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

古為質裒裒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鋭兵票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輙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

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効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為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

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于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

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耳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云子燧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燧子延古乾符中為集賢校理擢累司勲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

不朝謫貶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

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

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說使聽

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適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傅以罪

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爲辯者惟淮南府佐魏鉶就

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

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

大中初爲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内愍傷之爲上書

直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賛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閧于前而以衆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

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知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唐書卷一百八十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李德裕傳漳王養母○舊書作養女誤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六

陳三李曹劉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修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為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宫夷行兼侍讀

五日一謁為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輙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慰勞起之會以王彦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鐏授人嗣

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踞管仲於讎虜豈有倒持慮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吏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

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房𤣥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遂為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不可遂果坐贓敗帝欲賞邧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為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即位召為御史大夫俄

遷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謂隔品官無亢禮時竇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為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誚於時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

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為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輤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

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寖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為具行錡怒陰教士臠食之即脅使者為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

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為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
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稹為宰相而李
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
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為御史
中丞顧其氣剛卞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
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
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為江西
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為檪外遷紳

泣言為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户部侍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栢耆程昔範善及耆為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為拾遺以伺紳隙内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埶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頴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

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為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左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稹紳三疏請立帝為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澁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媼龍祠舊傳能

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實歷赦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爲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迹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太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位徙

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謚文肅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贓貶潘州司户參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為永寧尉弟湘為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狼籍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鉶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

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内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
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
人女不實按悦嘗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
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户參軍宣宗立德
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為湘訟言
湘素直為人誣皒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
媵結贓且言顔悦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
言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

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已即掛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别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實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

武功令始紳以文藝莭掾見用而屢為怨仇所根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為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没而坐湘究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為翰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召拜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

議大夫兼起居郎令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球故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書舍人既而李玨楊嗣復以覃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為大行山陵使未

復士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以儉約自將為世咨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確邃儒術覊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為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

百皆珠翠稼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餓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横甚人無敢斥遂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争

卒授光州長史令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鯁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令載以官車後籍没亦當爾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為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諴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弟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入為户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

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絫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因平民怨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從為惡言聞帝俄斥廉州

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瑝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愜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叅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為讒擠舉以為寃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觧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猷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

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寂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黄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平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歷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為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東都留

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
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為人所懐拜河東節度使同平
章事至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
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葩蘤金釦之上施複坐陳經
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
錦襜珍麗精絶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
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
銀為刹珠玉為帳孔鷸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

為擔注陛墄塗黄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
道綴珠瑟瑟幡葢殘綵以為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
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
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
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裒土為剎
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抆飾儁言剎悉震搖若有光景云
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為池金玉
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

舜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
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者耆叠辭餞或嗚咽流
涕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
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
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
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
疑掊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黄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

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意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内道塲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

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内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
[illegible]之背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為徇嗚呼運痑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李紳傳敬元曾孫○舊書作高祖敬元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至一百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録監生臣黄建壁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七

李崔薛鄭盧韋周裴劉趙王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叙南

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為御史中丞表

知雜事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

賔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宅王傅固言再遷尚書右丞李德裕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召為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慶横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既領選按籍自擬先収寒素柅吏姦進御史大夫太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

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為平章事仍判戶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爾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已即曰臣知堪故用為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寧乏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

親疏賞易直為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為西川節度使詔雲韶雅樂即臨臯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始置驘軍千匹又募鋭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為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

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為少師還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謇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玨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即位荒

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顔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珏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約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顔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為齊人鐘鼓合饗不施禁内夫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顔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為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鹽鐵使王播增

茶税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榷率本濟軍興而税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為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税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産無定數程斤論税以售多為利若價騰踴則市者稀其税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珏以數諫不得留出為下邽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為殿

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罷豈擊搏才予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勲員外郎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加户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珏及李宗閔以罪去珏為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為户部侍郎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

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珏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

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啟擬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甍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為危之

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卻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為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宫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為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内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賔客分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罷横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珏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珏顧已大臣誼不以内

外自興表請立皇太子繫天下心江淮旱發倉稟賑流民以軍羨儲㲄牛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謚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内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為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為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餉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

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為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為邪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頲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為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為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時徐

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檢革其弊見珙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即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更詔王茂元帥嶺南而以珙代瑀居二歲徐人戢畏入為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滻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坐不能捕以為負望少衰開成末累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

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琯喪被
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為使
即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
厚數譏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
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為鳳翔節度使鉉復
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
所以綏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于官

子涓性開敏為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閲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琯字從律珙兄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太和初持節宣慰盧龍使有指及與元裕李絳復徙尉撫軍旨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為讒所危宜暨切齒時罕敢辯者琯與大理卿王正雅

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為判南節度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竝據顯劇處世以為榮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琯行方介有器蘊人屬以為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弟璪璵尤顯璪位刑部尚書璵河中節度使璵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咸

通中世推李都為大龍甲涓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馬終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目曰飣座棃言座所珍也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遷洛罷為尚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為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沒掖庭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

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顧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為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為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劒南西川南詔内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

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鄭肅字乂敬其先滎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王為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為陜虢觀察使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道東宮詔兼賓客為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愛弛為譖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

帝為動容然内寵方煽太子終以憂死出為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侹侹有大臣節召為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即位遷中書侍郎罷為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謚曰文簡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規位中書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

雲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劉鄴未仕
往謁洎而仁表等鄙誚其文鄴為相因罪貶仁表死嶺
外始肅罷政事帝以盧商代之
商字為臣蚤孤家窶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皆中
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卿
為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背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
無常領人便之歲覔返增牢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
召為刑部侍郎京兆尹方伐潞芻糧踰太行餉軍環六

七鎮詔商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悰兼鹽鐵度支幷二使財以贍兵乃不乏出為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擊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為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解拜户部尚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為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

裴度為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進吏部郎中出為常州刺史遷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駮奏無私拜華州刺史闕輔驛馬疲耗鈞為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絜廉專以清靜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挺為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壹無敢犯貞元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

不能自還者為營棺櫝還葬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殯
斂孤女稚兒為立夫家以奉稟資助凡數百家南方服
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為鈞
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
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
障漢暴王師伐劉稹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節度
昭義軍會稹死敕乘驛徃進檢校兵部尚書專領昭義
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千保潞

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
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
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
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俄而興
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帷家人以覲戍卒驕顧
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廹大將李文矩為帥鈞倉卒
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
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

徐乘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宣宗即位改吏部尚書會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妥然召入復為吏部尚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為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内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遨游

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為媢賢綯聞言于帝即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為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謚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爲節度
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
樹堡鄣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遏其衝賊不得騁
候邏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
練兵侈闒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
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
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

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為太子賔客分司卒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廵官入為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歳召還太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搢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

右史咨質所宜塀最為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為
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徙江
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
剽刼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鷙不循令
者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
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
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

事領宣武堦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持不與繇是妄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堦對不合旨罷為劔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堦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為淅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為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

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户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令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為監察御史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抉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

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太和後歲漕江南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檝僨敗吏乘為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為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

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為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
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
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為皦察行所治
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為人醖藉進止雍
閑宣宗嘗曰休眞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
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為樂與紇干泉素
善至為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瑑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

行表為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愊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為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郎乃裒彚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錄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瑑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又下令不呵止夜行使民自

便境内以安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瑑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間帝視案上歴謂瑑為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别流品瑑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繇是罷宰相俄而瑑大病

加工部尚書拜卧内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瑑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瑑同知政者夏侯

孜

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繇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為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為貞陵山陵使

坐隧壞出為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
孜懐中即死不數日孜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
追責孜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
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
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募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
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
火其營夜為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

優詔嘉慰累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與元
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讌閒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
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
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隲廬墓幾十年閭門誦書不應辟
召親友更敦勉令仕會昌中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
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悌不敢以貴權
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隲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

嘗干以財宦寖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猶布衣也隲終宣歙觀察使既輔政它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僖宗初罷為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下除太常卿盧廣明初為吏部尚書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尤規矱自持以中書舍人為

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内外命書士歆羡之

裴坦字知進隋潛州都督世節裔孫父乂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

貽駭以為唐興無有此辱人為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取楊収女𧶘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從子贄

贄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戸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腽帷薄逮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大臣坦從子内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

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斂衽故偓稱之為贄地帝幸鳳翔為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黄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勲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
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
館脩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
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為刑部郎中知
雜事昭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
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户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户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為太子賔客分

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侵逼貶淄州司户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為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為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啓執政韋貽範蘇檢相繼為宰相貽範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為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遷給

事中用李茂貞薦閱旬為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恣驁不恭會母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即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為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啟賜死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鄭肅傳荆南節度○舊書作河中節度

劉瑑傳居位半歲卒○舊書罷相又歴方鎮卒沈炳震曰案懿宗紀咸通時未見瑑為方鎮文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